

懷念吳作人先生

● 沈左堯（大陸作家、書法家、大學教授、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研究員）

高原之旅奠定畫風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晚，我正看電視「新聞聯播」，螢屏突現觸目驚心的字幕：「吳作人先生逝世」，從報導中得知先生已在前夜，四月九日二十一時四十七分告別了塵世，接著晚間「中國新聞」再次播出，噩耗通過無線電波頃刻間傳遍神州大地，傳遍環球。在此之前，海內外不少朋友屢屢向我探聽，吳先生身體怎樣？我說先生罹病迄今，一次次都轉危為安，此番仍有可度過過險關。一九八九年先生曾囑我刻一方印章「假我數年」，說明他有堅強的意志，但願能再創生命奇迹。

吳先生在養病期間，我每次去看望，有時要從他瞌睡中喚醒，往往記不起我的名字，卻認識我。他情緒逐漸興奮起來，就同我講蘇州話、揚州話，唱鄭板橋《道情》和蘇州民歌，笑得開心，完全沉浸在童年的回憶中，似乎返老還童了。不過他已不能握毛筆，用硬筆也寫不成字。有天我拿一本冊頁請先生試筆，看他信手塗抹成了一幅「抽象畫」。我說將來讓專家去考證吧，反正是真迹無疑。去年《人民日報》海外版約我寫關於吳先生的長篇連載，我同吳先生商量怎樣寫好，問「您認為一生中印象最深，最有意義的經歷是什麼？」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去西北旅行寫生。」於是我先擬了個題目，用毛筆在紙上塗黑，空出白字，做成碑刻拓片效果：《吳作人·大漠情》。先生看了說「好！就用它。」吳夫人蕭淑芳女士也表贊同。我覺得先生重視這段歷程頗具深意。正是那次高原之旅奠定了先生獨特的繪畫風格。

藝術蹊徑藐視艱險

作人先生筆下那悍猛奔突，勢不可擋的犛牛和負重耐勞，堅韌不拔的駱駝，形象鮮明，令人過目難忘。這些青藏高原的頑強生靈，正是先生在藝術蹊徑上藐視艱險，百折不回的精神和永無休止創造力的象徵。先生畫動物出神入化，諸如雄鷹搏擊長空、熊貓憨態可掬、白鶴翔唳九霄、玄鶴嬉游澤畔、金魚搖曳綽約……，以高度概括的筆墨塑造出最美的視覺形象，給人予最高的藝術享受。先生所作人物、山水，既有江南的靈秀、綺麗、蘊藉，復具北國的粗獷、剽悍、豪邁，通過素描、水墨、油彩等不同材料及技巧，構築起萬象紛陳，色澤斑斕的藝術天地。

我作為四十年代初重慶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的學生，得以親炙作人師。後來先生任教於中央美術學院並任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

主席，因同在北京，數十年間我仍有幸常聆教誨。我深切體會先生始終繼承並發揚光大徐悲鴻師的藝術思想和教學體系。首先培養學生敏銳的觀察力和表現力，即掌握造型能力的基本功。先生早歲留歐時就先進修素描，然後以油畫成績榮獲比利時王家美術學院的金質獎章暨桂冠生稱號。先生一貫要求學生在素描上用功夫，不僅油畫如此，國畫也需造型，同樣需要素描基礎。他還反對另一種極端，五十年代中期曾從國外引進過分細膩繁瑣的，用軟硬鉛筆削尖畫素描的方法一度被美術院校奉為圭臬。先生認為那只能使繪畫刻板與束縛人的創造力；因此死鑽牛角尖或不肯下真功夫企圖走捷徑都是行不通的。祇有充分掌握素描寫生技能，抓住整體的物象特徵，然後加以提煉，『舉要治繁』、『言簡意賅』地進行再創造，庶幾達到『形神兼備』的境界。凡空談筆墨，脫離正確『形』的所謂『神』是不存在的。這種科學的、嚴格的教育方式，提供了一條康莊大道，為我國培養了無數卓有成就的美術家。

篆書雄強行書瀟灑

作人先生對西方藝術有廣泛而深入的瞭解，他是以雄厚的國學基礎去消化吸收外來文化的。先生精書法、嫺音樂、擅詩文。他曾對我講：『我是五十歲以後學篆書，我的字是畫家的書法，臨摹碑帖如同寫生一般，自然寫得像。』他的篆書雄強，行書瀟灑，自成一格；精通音律，拉小提琴和吹笛各臻其妙；文章議論中西藝術，縱橫淵闊，雄辯滔滔；詩詞格律嚴謹，音韻鏗鏘，感情充沛，細膩而豪氣。有一次我作了一首詩求正，他立刻指出有一個仄聲字誤作平聲了。正是這博大精深的全方位修養使他的作品內涵豐富，魅力無窮。

吳先生曾說過：藝術必須具有民族性才具有國際性。他的作品，尤其是熊貓、牦牛、駱駝、金魚等，以卓越的風姿和中華民族特有的感情，引起全世界的共鳴。自八十年代起，先後偕夫人應邀出訪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南美、日本、比利時、盧森堡、法國等地。一九八五年法國政府和文化部授予藝術文學最高勳章；一九八八年比利時國王特頒『王冠級榮譽勳章』。是年成立『吳作人國際美術基金會』，先生成為國際公認的藝術大師。

精神財富閃耀天際

我撰寫的《吳作人·大漢情》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開始在《人民日報》海外版連載同時輸入互聯網（INTERNET），文稿卻未及呈先生過目，原因是先生已於十一月二十日發病住院，昏迷未醒。其間我多次打電話給吳夫人蕭淑芳女士，如果吳先生一旦醒來，請通知我立刻攜報紙去謁見，即使他看不見也可讀給他聽，不過蕭女士認為可能性不大。但我還是抱著惴惴不安的心緒日夜企盼，直到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文稿刊完，先生依然未醒。詎料半個月後，先生遽離我們而去，終成遺憾。

先師遺留的精神財富，將成爲一顆閃耀天際的恆星。先生家鄉蘇州建立的『吳作人藝術館』，將於一九九七年五月下旬揭幕，爲全世界提供一處長期瞻仰先生生平及其藝術的殿堂。我默默沉思，先生的英靈也許正高唱蘇州民歌，騎在鶴背，飛向家鄉的青藏高原，從那碧藍的天、潔白的雲中俯瞰雪峰牧場，那裏羊群簇擁，犛牛齊奔，駿馬馳騁。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四日於勝寒樓